



萤红之卷

魅都

子夜初著

拥有地狱新娘的项链，和死神一起玩冒险游戏……

是惊悚连连的“死神来了”？还是智慧PK的悬疑《天机》？！

此刻，无人岛的秘密将与你一起揭晓……

魅都

黄红之卷

— 子夜初 著 —

© 子夜初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都·萤红之卷 / 子夜初著. — 沈阳 :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13-3529-0

I. 魅…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116 号

魅都·萤红之卷

责任编辑 杨学会
责任校对 陈 杰
装帧设计 周 昕
封面绘制 小 白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胡晨艳 石 婷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192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529-0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282222

前言：关于魅都的一点想法——心的文字

文/子夜初

这是在写魅2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于是丢下手边应该赶写的稿子回过头来写这个东西。

关于魅都系列——

我相信一定有朋友看过《魅蓝》，我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它的意见。谢谢你们。

在“魅”这个系列的故事里面，有一些言情的成分，也有一些奇幻。刚开始写的时候我很不自信，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文体，不伦不类，我没有办法给它确切分类。可“家编”一直给我鼓励，于是我终于把它完成了。

所在这里，要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另外，我还要谢谢你们各位看过“魅”的朋友们，对我来说，你们的阅读是我真正的收获。

为什么我会写出这种东西来呢？

答案也许是这样的。作为作者，文字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的生活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魅蓝》还不很成熟，《萤红》在继续努力。我是个偏爱温暖文字的人。有人说过：写文的人和看文的人，频率相合，就有共鸣，不合则无，实在不能强求什么。

比如爱情——

小时候我喜欢牛郎织女，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地认识到除了那些刻骨铭心，死去活来的爱情故事之外，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柴米油盐，亲情、友情、快乐、悲伤、繁重的功课、升学的压力、辛苦的工作、讨厌的老板……还会面临比失恋更严重的事情：失业后的经济危机。

这才是生活。

你问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也说不清楚。但它一定是有快乐也有悲伤的，有甜蜜的爱情，也有心痛的分离，有健康也有疾病的，有幸福也有伤痛，有讨厌的工作也有可爱的money，有刻薄的老板也有珍贵的工作机会，有奇迹，但也一定很平凡。

所以如果你把“魅”作为一本纯粹的言情小说来消遣娱乐，也许你会失望。其实它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诉说着普通“人”的普通故事的小说。

至于奇幻——

我是个古怪的孩子。常常会担心在图书馆会突然消失，然后穿越到某个时空；在麦当劳吃饭的时候，会思考如果巨无霸突然张开大嘴要吃掉我，我该如何逃跑；做功课的时候还会担心我家的某块地板会突然跳起来抽打我的脚底板……

因为有人说过人类因想象而进步，这也许是我为人类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当然我写的是奇幻，基本上跟科学挨不到边（说这话有点儿不靠谱，谁让我本来就是很很不靠谱的家伙呢）。

但我热爱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

哎，可怕的水瓶座。

小小的想法——

我是个没什么长性的人，但是保持了整整十四年都没有改变过的兴趣，就是写作。

写作让我很快乐，让我很充实，也让我很满足。

因为从我第一天在数学课上偷偷在本子上写下我的故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从笔尖子流淌出来的不是单纯的蓝黑墨水，而是内心的文字。

写作，是一种表达内心的方式。

对于文字来说，没有好坏之分。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

我想一定会有那么一天，你也能把自己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写出来。

这些文字也许会遇到频率相合的读者，碰撞，火花。也许没有那么幸运。但无论如何，认真去写作，阅读它们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得到其中的温度。

因为，那是心的文字。

目录/contents

[前言] 关于魅都的一点想法——心的文字

[第一章] 爱与被爱的罪行 1

1. 魅都心理咨询事务所
2. 妖怪聚居区的猎魔人
3. 新衣街的古董店
4. 龙身有翼兽美食家
5. 光怪陆离的少女梦
6. 无可奈何爱的罪行

[第二章] 谁都有秘密 35

1. 猎魔人学院的审判日
2. 红眼鸟兽的袭击
3. 从天而降的第三名住客
4. 该死的沉默的秘密
5. 玩不过的死神游戏
6. 急速衰老的无人岛
7. 谁能比我更爱你

[第三章] 暖风中的记忆 85

1. 共赴一场奇异约会
2. 情人节的巧克力夜晚
3. 地狱新娘的项链
4. 危险的琥珀石
5. 银钩蝎兽
6. 幸福的距离

[第四章] 处女神的项链

127

1. 魔法学院的召唤
2. 课间打牌的毛笔字妖怪们
3. 那个嚣张的学生会会长
4. 实验室蹲守计划
5. 深夜潜入女生宿舍的黑影
6. 与魔鬼的交易
7. 处女神的项链
8. 那单纯的爱恋
9. 消失的第十三颗灵珠
10.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第五章] 圣诞钟声

186

1. 无法交换的圣诞礼物
2. 新衣街的狂欢夜
3. 老费的古董水晶店
4. 命运的玄妙邂逅
5. 记忆碎片和死亡之路

[尾声]

227

一. 魅都心理咨询事务所

从23楼办公室的全景玻璃窗向下俯瞰，整个城市仿佛浸润在混沌的牛乳中。点点霓虹从晨雾中挣扎出来，宛如散落在深海表面的璀璨明珠。

这座城市还沉睡在夜的奢靡混沌中，而城市中的生灵却早已挣脱了时间的禁锢。现在是清晨六点三十分，位于市中心的高级商务楼安静得像一座空城。而莫颜的头脑彻夜都在飞速运转中。

明丽的双眼如同两盏锃亮的聚光灯，穿透层层浓雾洞悉这座城市最隐匿角落的黑暗：那些悬浮在半空中自由游弋的魔物、装扮香艳诡异的各类妖兽……它们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进入人类世界，肆无忌惮地骗财骗色，甚至骗取人们的灵魂。只有尚不能自由成形的小魔物才真正有所惧怕，在天亮前成群结队匆匆往下水道及阴沟里奔逃，以躲避阳光的追杀。

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驱散了浓雾，也驱走了大部分精魅。揭开面纱的城市如同一锅配方复杂的魔法汤剂，混乱、忙碌、嘈杂、沸腾、充满奇异魔力般的诱惑。

身后玻璃隔门旁的小小发财树忽然摇晃了一下，枝叶沙沙作响，一根嫩枝奇异地突起，顶端挂着一片孤零零的嫩黄叶片。莫颜转身走至外间办公室，经过发财树的时候顺手摘下那片嫩叶，轻轻一抖，嫩叶便化作一个厚实的绿色信封。

她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寻到了拆信刀。哗啦一声，信口露出一沓厚厚的纸张——她抬头看了看桌上的工作日历，今天已经是5号，又是周末。这些厚厚的纸张毫无悬念，理所应当的就是每个月新案件的任务派送单。

莫颜默默地叹了一口气，谁让她倒霉地接管了这个101区的联络站。

每个月组织都会将侦查科汇总的妖案分布情况派送到各个地区的分管联络站，然后再由分管站的负责人将案件任务分别派发给该区的猎魔人。101区作为世界级繁华金融城市的代表，当然也就是妖案滋生的温床。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妖兽，就像你不可能知道草坪上到底有多少根草。

时间：AM9：00

地点：市中心高档商务区某办公楼

楼道里的灯层层亮起，像怪兽突然睁开了发光的眼，四架电梯上下奔忙。

虽然是周末，23楼的心理诊所依然十分忙碌。虽然接待台前空无一人，但候诊区的橘红色沙发上还是坐满了“病人”。他们彼此并不多做交谈，一个个面色红润，看起来完全不像生病的样子。

可是在快节奏高强度的都市生活里，谁也无法估计人类濒临崩溃的神经线到底在哪里，所以组织精明的以这间名为“魅都”的心理诊所作为101区猎魔人联络站的表面掩护，这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病情有点小麻烦，需要加把油了。”诊疗室的门开了，穿着精致职业装的心理医生微微笑着，一路将病人送到门口。那“病人”的脸

色看来却比来时还要糟糕，眼角的青筋不断地跳动着，一声不吭地低头走向自动玻璃门。

“对了，要记得下个月来复诊哦。”女心理医生礼貌地挥手送别，病人却头也不回。

如果每个月的5号都有这么多的妖案要处理的话，那么这些“病人”的神经可能真的就要濒临崩溃的极限了。依然在原地向病人挥手道别的女心理医生嘴角逐渐泛起奇异的弧度。

她知道这些糟糕的情况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因为“那个人”就要回来了。

自动玻璃门在“病人”的面前缓缓打开，玻璃影壁上的蓝色大理石雕刻花纹像是大荧幕上的电视标题那样清晰地、一点点地显露出来，映衬着若隐若现的水晶字样——魅都心理咨询事务所。

时钟的指针整齐地重合在一起，指向正午十二点。

等候区最后一位病人也终于离开了诊所。

莫颜坐在办公室的小羊皮沙发上松了一口气，手指轻轻拨弄着额前碎发。每逢任务派发日总是这样繁忙得令人窒息。而她又不愿让助理丁柔留下帮忙——诊所的秘密不需要有太多人知道，无故被卷入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地下组织，未必是件好事。

“莫医生。”十点半，丁柔敲门走了进来，在玻璃茶几上放下一杯温热的红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订了明天的机票吗？”

“明天？！西海岸的太阳都快把我晒成巧克力干了。”莫颜指了指面颊，低头喝了一口红茶。

“好吧，那么这钥匙也该物归原主了。”丁柔放下一串沉重的钥

匙，金属和玻璃碰撞出了零当啷的响声。莫颜看着那串熟悉的金属，心湖随之泛起阵阵涟漪，冰冷的钥匙握在手心里沉甸甸的。

“谢谢你帮我看家。”她略有些失望地向助手微笑着。

“如果你晚一些回来，我还打算帮你把房间整理一下。”丁柔熟练地整理着办公桌上凌乱的文件夹，抬头看了看时钟说：“这些留给我做完吧，你该吃午饭了，我在对街的Letta's Noon订了位子。”

莫颜穿起门口衣架上的大衣拿起背包说：“我现在觉得路边小馄饨才是人间美味。”

Letta's Noon的午餐位依然座无虚席。

莫颜捡了临街靠窗的老位子，服务生递上一杯清水，垂手微笑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要一客牛肉饭，甜品换成红豆沙。”她合起菜单递给服务生，却在抬头的刹那动作却突然停住。服务生是个年轻可爱的女孩，梳简单利落的马尾辫，修剪整齐的刘海儿，黑白领结制服，围着粉红色KITTY围裙，巴掌大的小脸上是夜湖般清澈深远的双眼。

没有任何异样，为何会有一股淡淡的妖气？

“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吗？”女服务生手持菜单，依然专业地微笑着。

“够了，就这些吧。”莫颜松开手，转过脸去失神地望着路口的街角。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群像发现了蜜糖的蚂蚁，零星从四面八方拥挤过去，形成一圈严严实实的人墙。

“美嘉。”服务台有人向那女服务生招手。她一走过去，便有另一名女服务生拉住她的手，激动地问道：“听说你昨天收到生日礼物

了？”

“嗯。”被唤做美嘉的女服务生静静地笑着，静静的点了点头。

“是乔磊送的吗？是什么呢？”

“LC的芭蕾舞鞋。”

“哇，那你周末就可以穿着它参加演出了呀！”激动的声音。

“我可是听说LC的芭蕾舞鞋很贵哦，乔磊那种穷学生，怎么有可能买得起嘛。”质疑的声音。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青梅竹马呢。”一个声音冒出来争辩道，“乔磊和美嘉可不是一般的情侣。为了给美嘉一个惊喜，乔磊连打工都很秘密。要不是我男朋友恰巧也在Bruno Tang做事，根本就不会知道乔磊这阵子神秘地躲在那里打工。美嘉，说真的，收到那双鞋子惊喜吗？”

美嘉依然只是静静地微笑，面颊泛起轻轻的羞涩的红晕。她的身材修长而美好，四肢纤细，是难得一见的练舞材料。而她脸上那难以抑制的淡淡喜悦，无疑也表示了舞蹈正是她怀揣着的少女的梦。

莫颜无声地扬起嘴角。如果真的是妖兽也没有所谓吧，只要它不造成任何的社会危害，那么即使身为妖兽也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中自由自在生活的吧。

“美嘉必胜！OH—YEAH！”

清脆的击掌声立刻招来领班的白眼，女孩们纷纷散开。十分钟后，莫颜的桌子上多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饭。

“好像出事了。”美嘉放下盘子，忧心忡忡地看着街对面喧闹的人墙。

“嗯？”莫颜疑惑地抬头望着她，反问，“出什么事了？”

“听昨晚值班的同事说，凌晨时分路口好像发生了交通事故。现

在……大概是警方正在封锁现场进行调查吧。”纤秀的眉头拧起担忧的曲线。美嘉回神看了看莫颜，忽然道：“啊呀，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跟您说这些不相干的话，祝您用餐愉快。”

这时的街上，从那密不透风的人墙中透出一点缝隙，慢慢地蠕动着。终于从那里钻出一个大活人来。像是破茧而出的飞蛾，莽撞而匆忙，险些跌进马路中央。那是个年轻的男子，二十来岁的年纪，长了一张十万分大众的普通脸孔，虽然是穿着便装，却不妨碍胸前的警徽熠熠生辉。

莫颜插入牛肉和米饭之间的筷子纠结地转动了几下，忽然当啷一声翻倒在桌上。

刚拿着托盘离开不久的女服务生急忙回过头去，却只看到翻倒的两根竹筷和一盘孤苦伶仃的红烧牛肉饭痛苦地纠结在一起，而座位上的凹印尚未完全消退，玻璃弹簧门在那里悠悠地晃动着。

“江一新一城！”

正抬手拍打外套上褶皱的年轻警官愕然停下手里的动作，这熟悉的女声令他浑身的毛孔为之一振。他转过身看着背后的人，十分诧异，仅有的点滴喜悦完全被这种强烈的感觉淹没殆尽。

原来小说里的巧合并不完全是虚构的，那该死的墨菲定律第四条奏效了。

江新城努力扯出一个僵硬微笑，极力表现自然地迎上前去：“莫医生，你不是去西海岸度假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现在，刚才。”她模棱两可地胡乱应答，抬脚轻轻踢开一只刚从下水道爬出来正在东张西望的地鼯精。地鼯精一路发出奇怪的

叫嚣声，毫无反抗之力的原路滚回到地缝中去。

这些不成形的小精魅总是想趁着混乱拥挤伺机吸取些许人类的精气。

这世界不是只有人类独享。

清晨万里无云的晴空中有大块飘浮如水母般的露水精，或者是坐在高层公寓晾衣架上在认真刷牙的红头焰魔。午后紫外线下各种魔物开始慢慢苏醒，却仍是躲在阴凉的角落养精蓄锐。因为夜晚才是狂欢时分。你几乎能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里发现一只乔装精密的妖兽精魅——穿迷彩短裙的巴拿马蜥蜴，路边卖鱼蛋的深海乌贼夫妻档，或者是冰激凌车旁忙碌的日本狸猫兄妹档。

当然莫颜所能看到的这一切，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包括江新城，也不过是这座繁华的城市里最普通的一天又一天。

“出了什么事？”莫颜大步向江新城走去。

“没有……哦……事实上今天凌晨在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刚才那个肇事司机前来投案自首，我们只是到现场核实一些情况。”江新城的回答似乎更糟，右手极其不自然地揣进口袋里就再也没有伸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在刑侦科。”莫颜轻轻拍了拍江新城的外套，掸去一层薄薄的灰尘说，“而不是交通肇事科。”

“这个案子有点小麻烦。”江新城说，“虽然肇事司机说他撞伤了人，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伤者或者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伤者突然不见了……哦，不好意思。”江新城指了指口袋，匆匆忙忙地掏出电话走到一旁接听。全然没有注意有一颗银亮的珠子顺着指缝坠落到上阶沿的石缝中，叮当两声响。

在莫颜的眼中，那颗东西像是陨落的行星那样巨大而闪耀。日光折

射出一缕异样的光芒，将那不起眼的银珠照得如钻石般光鲜，连它一旁的那个不起眼的象牙白物体也被光线奇异地放大了。

莫颜弯腰捡起，将那两颗东西擒在手心里，细细地抚摸着。

“我得马上回一趟警局，看来我们得改天再聊了。”江新城折回来，合上手机。

她敏捷地将手里的东西丢入皮包中，不着痕迹地说：“没关系，江大督察，等你有空时再请我吃饭。”随即她转身钻进路边那辆红色敞篷跑车中。

“喂——”江新城极力追赶突然发动的跑车。然而声音追赶不上飞机引擎的意大利跑车，红色法拉利如一缕轻烟消失在街道尽头。

江新城无奈地喘着大气：“开着上百万跑车的富豪之女，为什么总要我这种十年也买不起一个车胎的公务人员请吃饭。”

二. 妖怪聚居区的猎魔人

这里是花园街的高级私人住宅区，城市中的绿荫比沙漠里的绿洲还值钱。这房子白白空闲了两个多月，在一个正常的上班族看来简直就是将钞票丢入了抽水马桶，罪该万死的浪费。然而即使莫颜不是富豪之女，她也一样会如此浪费。因为她始终在乎的却不是这个。

将车停入地下车库的旧车位后，她搭电梯到了19楼。

轻轻转动房门钥匙，然后推门进入房间，空气里有潮湿而阴霾的味道。

莫颜走到窗边，哗的一声拉开层层微微泛黄的蕾丝窗帘。推开玻璃窗，紫外线一发不可收拾地闯进屋来。新鲜气流如狂风席卷整个公寓，冲散了屋子里的发霉味道，还有那些四处逃窜的小精魅。

正有几只单薄的浮衣精死命用四肢抓住墙纸，然而终究不敌19楼的强大气流，连同那尖锐的叫嚣声一起被卷出了窗外。

真是嚣张的家伙，这间公寓毕竟还是我在付房租啊。莫颜望着那些硬是躲在角落不肯被阳光和空气驱逐的小精魅暗暗地叹息。

掀开家具上蒙着灰尘的白布，封存的记忆随之打开。灰尘，是零落的记忆凝集而成的碎片。厨房里，卧室里，冰箱里，甚至阳台地上的些许碎玻璃碴儿，都是记忆的钥匙，开启的是她无法抹去的过去。

原来，那个人真的从没有回来过。

收拾妥当，已经日落西山，莫颜靠在沙发上休息，才想到从手袋里取出那两个东西。银色的珠子在玻璃茶几上来回打转，它看起来象什么呢？

莫颜靠在沙发上，慢慢地用手指拨弄着珠子的尾巴。它并不滚圆，一端奇怪地尖突出来，通体银色，透着纯银才有的质感和厚重感。

啊，是的。

她用两根手指捏起它来，放在日光下静静地端详着：这东西像一颗子弹，不是吗。

旧四牌街不算很长，但四层的旧式巴洛克建筑夹立两旁，造成了一种英伦小街道特有的狭隘的压抑感。

道路湿滑黏腻，阴沟里躺着黑色香蕉皮和发臭的沙丁鱼罐头。仰起头视野中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惨白的天空。对立的两座公寓楼几乎都被黑暗笼罩着，周围簇拥着无数类似鸽笼的低矮棚户房。

作为妖兽住宅区这地方真是绝妙。连猫头鹰都会觉得昏暗的光线程度使得蝙蝠精能在白天自由出入，更别说吸血鬼了。

“江一新一城，进门的时候你就不会换鞋嘛！”

刺耳的高分贝从对面二楼的公寓阳台上冲出来，整栋残旧的住宅楼随之微微颤动，老建筑外壁墙面砖也被震落了两块。

江新城被死死地堵在门口，而严厉堵截他的，是一只身高超过180cm，身穿粉红色围裙手持拖把的阿拉斯加雪橇犬。是的，这的确是一只血统非常纯正的雪橇犬，蓝绿两色的眼珠透着愤怒的光芒，而全身的毛色是纯正无瑕的黑白灰。除了会说人话，会拖地板，而且能够用两脚稳稳地站立这三点之外，它看起来真的是和一只地道的阿拉斯加雪橇犬没有任何区别。

“阿彻，你的洁癖用在这种月租几百块的廉价公寓里，难道不会觉得浪费吗！”江新城狡猾地绕过拖把，弓身钻进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的单身公寓。

四周被拥挤的家具和杂物堆弄得几乎没有站立的地方，他唯一能够容身的只有那张沙发。

“穆青，看看你的狗，它真是不讨人喜欢。”江新城向坐在沙发上的年轻男子埋怨着。

“别总是说阿彻是一条狗，它会生气的。但其实我觉得你也一样不讨人喜欢。”名叫穆青的年轻男子坐在沙发上拆装一把38口径的手枪。拆封的银质子弹一颗颗落在陈旧的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头也不抬地说：“说吧，找我什么事？”

“别这么说，我找你总是有正经事，你知道的。”江新城认真地说。

“我知道，但是……”穆青掂了掂枪支的重量，将子弹一颗颗推入枪膛道，“江新城，你搞错了。查案是你们警方的责任，不是我